

## 郭位香港作家聯會第十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致辭 人文素養無關專業

### 我的老師（二）

今晚榮幸受邀，在香港作家聯會做報告。請允許我介紹一些小故事。

一九九五年，我在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工業（與生物）工程系當系主任，這個系很大，經常招聘教授。有一個應徵教職的博士後，履歷好，專業報告好，介紹信也好。但是開會討論他的個案的時候，有反對的聲音。

候選人當時約三十歲。反對的原因是，一般面試人應答「以後期望些什麼、怎麼表現？」時，常說要好好寫論文，跟大家相處融洽，重視教學，對社會有貢獻，助學校、學系提升排名，...。他卻略過這些陳腔，直道希望日後獲得諾貝爾獎。

系裏的教授覺得，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，不能聘用。在美國當系主任（此處為 Head，非 Chairman）有否決權，我認為候選人有眼界，發出聘書。這個年輕人叫汪立宏，到任後，表現出色，做到了一般人只懂得說而未必執行的教研任務；今年剛轉聘到加州理工學院當講座教授，是該校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。汪教授比我小十二、三歲，有願景，有信心，又絕不跨足外行事物。我難免有些得意，當年沒有看錯人。

說個題外話。許多美國大學的教授薪水由市場調整，與教研學術表現掛勾，高低差距可以成倍數計算。

昨天出了個大新聞，我講的不是台灣的華航空服員罷工示威一事，雖然這個新聞也不小。新聞乃是有關英國公投退出歐盟，記者問我「有什麼看法？」其實，二零零八年，全球金融危機、股市不振的時候，也有不少記者問我對股市的看法。相隔八年，兩個問題性質類似，我的回答也一致：對不起，這不是我的專業，沒資格評論。如果有意見，只能算是業餘的觀點，供私下或飯桌上聊天開講。股票市場我外行，沒有什麼看法。

也許是華人地區獨有的特性，學識有限的我們，一旦身處東方世界，不知道為什麼總是帶給大家錯誤的印象：教授、校長應該無所不知，院長、當官的、有地位的更應該通曉天下事；各種應景言論紛紛出爐，而居然也有人相信許多似是而非的發言。香港面向世界，社會焦慮，一丁點的問題可能令全港不安；台灣面向自己，民粹當道，有事沒事關起門來，樂得自說自話。

前面講的兩個故事，陳述了一個簡單的概念：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。」說這話的韓愈就是我的老師。韓愈似乎總在提醒我：年輕人有成就，要尊重他；不懂的事情，不要隨便發表議論。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。可惜社會上，知之者，不說；不知者，到處亂說。這些亂講話的人，等於告誡我不應該像他們一樣胡亂發表看法。

上個禮拜，新竹清華大學辦發佈會，介紹我的新書——台灣天下文化三月出版的《高等教育怎麼辦？》、香港商務四月出版的《高等教育的心件》、北京中信五月出版的《心件：大學校長說教育》等三個版本。新書發佈會上，來了不少人。其中有位北京清華大學的年輕人，自由行抵新竹，剛好看到清華網頁的通報，揹上背包出現會場。

這位機械專業的博士候選人，當場提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常見問題「怎麼樣才能讓修讀理工自然學科、非人文社會學科的人具備人文素養？」大哉問！

我想了一下，回答道：你的問題有問題。

有什麼問題呢？

我說：你似乎先假設只有學習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有人文素養，而不學習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沒有人文素養。你能說明或印證這些虛擬的主觀命題嗎？

當天出席新書發佈會的，固然包括了好幾位人文素養深厚的人文社會學者教授，還有資訊大家前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、電機大家前工研院董事長史欽泰、應用數學大家前交大管院院長黎漢林、...等，都是人文素養深厚的科技人。我又指向會場入口的前北大校長胡適的塑像，他出身農學專業，人文素養卓絕超群。

我們也容易提出反問：人文社會學科出身的人，如果說話少邏輯、行為無章法，能算具備人文素養嗎？理工科學出身的人，如果紛擾多亂世、言行常謬誤，則該怪罪於他的專業嗎？有沒有人文素養，跟學什麼專業未必有關係。一個具人文素養的人，不必然出身人文社會學科；一個不具人文素養的人，也不必然來自理工自然專業。

一個多月前，我在四川西昌的路邊，遇上賣玉米的少數民族老先生，一小枝玉米標價四塊人民幣。我跟東道主說，玉米不錯，我們買個吃看看。雖非試吃攤位，但是老漢一聽，就遞給我玉米。我付了他四塊錢。他推說，不要錢。

當地的少數民族，生活清貧，但賣玉米的老人家認為，玉米是賣的，只因為顧客自說自話吃吃看，堅持不收錢。各位在台北、香港、北京、上海，遇到過這種事情嗎？類似的情景，我還碰過一次。有一天，在怒江匹河小鎮的半山上，路邊有個模樣標致的姑娘擺攤子，籃子裡放著新鮮的杏子，只不過讓我瞧了一眼，她善解人意，送我半斤，卻不肯收錢。

那些擺賣蔬果的少數民族，看上去沒什麼學位，也沒有受過世俗「人文素養」的訓練。他們純潔、品格崇高，理念簡單，說話貼心。那麼大家認為他們有沒有人文素養？所以，人文素養不但跟是否讀理工沒有關係，甚至跟是否讀過書也沒有必然的關係！

除了西昌、匹河遇到的事，我介紹一個幾年前親炙的香港經歷。

我擔任香港城大的校長，抽空訪問不同表現、不同專業、不同經濟背景學生的家庭，希望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，聽取他們對學習的看法和在學校的適應狀況。

八年前的一個訪談中，我結識了施寶欣。她長得漂亮又有氣質；可惜，大二時發現得了癌症，醫生認為活不過六個月。她的老師希望我能看望她。本來只是普通的探望，竟然發現她毅力超人，不由得起敬，禁不住一再探訪她及她的家人。每次分離的時候，全身病痛的她都忘不了起身，提著艱困的笑臉，說聲謝謝。

她意志堅強，靠著止痛藥到學校，這樣子撐了快三年。到了最後一年，她實在沒有能量上學，學校破例把老師授的課記錄下來，送到家中供她學習。等讀完學位的時候，她早已舉步維艱。經安排，我把畢業袍親自帶到病床邊，給她穿上，為她戴上學士帽，拍攝畢業照。

最後一次探望時，骨瘦如柴、奄奄一息的她，躺在病床上，特地為我朗誦了杜甫的《登兗州城樓》：

東郡趨庭日，南樓縱目初。  
浮雲連海岱，平野入青徐。  
孤嶂秦碑在，荒城魯殿餘。  
從來多古意，臨眺獨躊躇。

看着她事先寫在古詩上歪歪曲曲的字，備覺感傷。我猜想，她也許心想：校長來了，授我證書，披上畢業袍，感到高興；望著遠方的浮雲和殘留的秦碑、魯殿，即將孤苦伶仃告別人世，年少躊躇，彷彿自己的碑文已經歷歷在目。

這一次，離別時分，她實在沒辦法起身道謝了。

從古以來，大家遵從古意，花樣年華的寶欣，即將作古。她堅持一口氣，比醫生估算的六個月，多活了兩年多。聽著低沉的古詩，知道她在傳遞自己來日不多的信息，於是我回送她賈島的《三月晦日送春》。春意將盡，夕陽西斜，默默期待奇蹟的出現：

三月正當三十日，春風別我苦吟身。  
共君今日不須睡，未到曉鐘猶是春。

寶欣，妳病體衰竭，現已入暮，氣氛低沉。請記得，春天也許就要告別，今晚不要太快入睡，在報曉晨鐘響起之前，總算還有春意。

我們鼓吹「全人教育」、「天人合一」。施寶欣平凡得偉大，城大不敢居功，因為我們沒有給她全人教育，她也沒有機會、沒有精力接受為一般學生設計的「全人教育」。四季如春未必就是十全十美的世界，春有盡頭，無力回天，她在病床上領取了我代表大學頒發的學位證書後，終究還是走了。

寶欣不是那些學業成績光鮮的個案，因為病榻兩年多的學習，任何人都只能達到普通的成績；由於早逝，她也無法領受一展事業長才的機緣。我從她的眼神中看出，她一心追求學問，忍受刺骨之痛，隨遇而安，無尤、無怨、心懷感恩，最終得到夢寐所求。

為了讓那個北京清華的博士生口服心服，我再次講個發生在台灣的故事。

我就讀清華大學，大三選修了國際公法，想知道不讀理工的人，到底學些什麼。授課的老師胡慶育曾任職司法官訓練所。

司法官學員能說善道，頗有文彩。他當所長的時候，有學員指責蔣介石政權那輩的人貪污腐敗，對農民、工人不好，被趕到台灣。胡教授認同批評，認為讀書人應該清廉乾淨。批評過後兩三年，胡教授從新聞上得知，當年罵他的那個學員，因為貪污被抓了起來。他於是跟上課的清華同學說，原來一代並不一定比一代行啊！

修胡教授的課至今，又過了四十幾年，一代比一代吃穿得好、長得好、知識豐富。可是，一代是否比一代有道德、有人文素養嗎？胡慶育是我的老師；貪污的人也算是老師，他們做過的事情不能做。

我來香港八年多，常聽人鼓勵大家多讀書。書難道真是翻的越多越好嗎？

讀了很多書，如果不通，那頂多成了一本字典而已，沒什麼意思。其次，如果讀通了以後，反而更容易使壞，這書還是不讀的好。《儒林外史》裏面就講過「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，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！」我看，做大壞事的人百分之八、九十都讀過很多書，只有百分之一、二十是沒有讀過什麼書的。

我舉了幾個不同的例子。偏遠地區沒讀什麼書的少數民族，有人文氣質；寶欣小姐在病床上勉強讀了書，未必得高分，但是並不重要，她現在一定是個天使。胡教授的故事指出貪污的人很會讀書；法官讀很多書，社會地位不得了的高，但是否具備人文氣質？

如果只懂得讀書，即使讀再多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書，並不能保證有人文素養。如果缺乏人文素養，不管出自何方專業，讀書人反而更壞，讀得愈多愈壞，到了重要關頭，最無一用是書生；例子太多，不必列舉。

文以載道，如果讀書有助開拓大道、執行正事，才有意義。如果讀了很多書，反而言不及義，或心術不正，沒有意思。想想看，大家聽了很多演講和報告，是不是回家後都忘掉了？凡此都是因為讀書考試、空享學位，但是心不在焉，以至於講者廢話連天，聽者虛擲年華。

要言不繁，讀書未必以量取勝。言要及義，懂多少事情說多少話，不懂的、或是不清楚的千萬不要亂講。懂的才說，說的要懂！

註：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，應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邀請，於6月25日出席第十二屆理事會就職典禮，以「我的老師」為題，談人文素養與所學專業的關係。以上是他的演講全文，由《明報月刊》記者及城大同事記錄。此文經由郭位教授校正整理。